

帝王演义丛书



唐太宗 演义

刘定山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帝王演义丛书

唐太宗演义

刘定山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莫金莲
装帧设计：文升云
廖 芳

唐太宗演义

刘定山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 78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插页：1

字数：431,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776-4

I·237 定价：20.00 元



唐太宗 像

目 录

楔 子	雀屏择婿传佳话	真龙降世开新篇	 (1)
第 一 回	神驹西来骄帝主	天马行空露峥嵘	 (4)
第 二 回	世民神技惊倭使	红拂慧眼识英雄	 (18)
第 三 回	云雨高唐惊暗度	广交密友结腹心	 (39)
第 四 回	李渊誓师军威壮	世民苦谏哭声哀	 (55)
第 五 回	李密计斩张须陁	唐兵智取霍邑城	 (69)
第 六 回	郡主戏亭举义旗	女将竹园斗顽敌	 (86)
第 七 回	义军南山收虎将	世民巧计下长安	 (102)
第 八 回	照搬故事登大宝	火并翟让失人心	 (122)
第 九 回	建德称霸河北道	李密丧师北邙山	 (137)
第 十 回	胜败无常编大舞	主客易势听哀音	 (155)
第十一回	孤雁哀鸣天亡我	爱侣心感御赐婚	 (172)
第十二回	李渊错斩刘文静	武周轻取晋阳城	 (188)
第十三回	坚壁挫锋滞柏壁	穷追猛打定河东	 (206)
第十四回	信而不疑收虎将	围而不战见机心	 (223)
第十五回	腹心相印抚降将	郑夏连和阻唐军	 (239)
第十六回	博采众议定奇策	拒纳忠言作楚囚	 (256)
第十七回	麟亡星落同洒泪	飞短流长始相煎	 (272)
第十八回	十策奇谋平萧铣	一统中原定唐基	 (286)
第十九回	功高震主猜疑甚	兄弟成仇结怨深	 (298)

第二十回	鸳鸯壶里藏奥秘	玄武门前丧残生		(313)
第二十一回	魏征宣慰山东地	太宗即位显德官		(328)
第二十二回	英主数语伏顽寇	贤后一拜讽太宗		(342)
第二十三回	贤后软语话好色	魏征无畏批龙鳞		(356)
第二十四回	思治诤臣论致化	求贤布衣沐隆恩		(369)
第二十五回	直臣群谏情赤赤	贤后再拜意谆谆		(386)
第二十六回	智勇将军平顽敌	能言鹦鹉解思乡		(403)
第二十七回	胡越一家歌盛世	夫妻永诀诉衷情		(417)
第二十八回	诤臣尽瘁归天去	媚娘受聘入宫来		(432)
第二十九回	三进新丰怀往事	四番遣使仰唐风		(447)
第三十回	大论解难逞巧智	公主深情别汉家		(462)
第三十一回	辗转西行五万里	艰苦译经十九年		(478)
第三十二回	怙恶不悛恣如意	喜怒无常解称心		(493)
第三十三回	功臣图画凌烟阁	密谋败露禁苑中		(507)
第三十四回	用心良苦训太子	居功自矜伐辽东		(522)
第三十五回	苦心孤诣清隐患	好大喜功幸灵州		(538)
第三十六回	贤妃忧国进忠谏	英主升遐托信臣		(553)
尾 声				(568)

楔 子

雀屏择婿传佳话 真龙降世开新篇

他文武双全，功德兼隆；上马荡群雄，下马创治世，被誉为一代英主，至治明君。

他是真龙天子，头上罩着绚丽的光环；

他是紫微神君，浑身笼着离奇的迷雾。

然而，他不是龙，也不是神，

取下光环，拨开迷雾，

他，也是后人的一面镜子。

公元 581 年二月甲子日，长安城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北周即位刚刚半年的八岁小皇帝宇文阐把皇位“禅让”给了他的外祖父随王杨坚。且不说宇文氏的皇族们的心情，也不说新贵们如何朝贺如仪，三呼万岁，内中单表这个小皇帝的姑父、上柱国（武官中的最高品级）窦毅的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儿，听到这件事后，气得从床上跳将下来，痛哭流涕地说：“恨我生非男子，不能救舅家表弟的灾难。”窦毅连忙掩住她的口说：“快别乱说，要灭族的呀！”但对她的胸怀志向却也很赞赏，对他的妻子、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说：“此女有奇相，志向见识非凡，不可轻易许配凡夫俗子。”她自己 also 立志嫁个文武双全的奇男子。

一日，她来至中堂，见那厅上两边各有数扇屏风，有了主意，悄悄对母亲说了。于是那两边屏风上便画上了一雌一雄两只

大孔雀。窦毅又放出话去：雀屏择婿。

到了那一天，数十位王孙公子齐聚府门，一个个乘兴而来，扫兴而去，尽皆摇头叹息。最后进去的是一个方脸大耳，年约十七八岁的公子。这位公子长相奇特，不怒而威；生性温和，带笑含嗔。他大步进了大门，一校尉立即递上来一张宝弓，两支羽箭。

公子上前数步，眼光穿过二门，直向厅上望去，只见两侧屏风上的孔雀已被射得千疮百孔，唯有孔雀头上那两只小小的眼睛依旧圆圆地睁着，完好无损。他定一定神，弯弓搭箭，拉满了弦。但见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

窦小姐刚满十五岁，生得确实俏丽。这一天，她静坐房中，专盼佳音。可是转眼过了中午，数十名求婚者，尽皆家世显赫的，家庭富有的，长相魁伟的，容貌昳丽的，就是没有射中孔雀眼的。她不由得对天礼拜，恳求上天赐给她一位如意郎君。拜罢起来，她命贴身四名丫环齐往前厅打探。

不一会，万儿来报：唐国公李昫的世子李渊求婚来了。她听人说过他，李渊表字叔德，生就大贵之相，饱读诗书，武艺超群。

紫儿来报：李公子一箭，正中左边孔雀的眼睛，不偏不倚！她“霍”地站起身来。

千儿来报：李公子第二箭又中右边孔雀的眼睛，又快又准。她“霍”地坐下了。

她心头如小鹿儿乱撞：终身定了，年岁儿相不相当？小脸儿中不中看？箭法是好的了，肚子里有不有文才？生性莽不莽撞？她的要求还蛮高呢！

红儿气喘吁吁来报：老夫人请小姐去屏风后相看来人，可否中意。

她立即窜出闺房，飞下绣楼，奔向厅堂，隐入屏风后母亲身边。映入她那双凤目的是：年龄甚少，正与自己相配；举止大度，正合自己心意。国字脸，大耳朵，天生一股雄风；额头凸起，其状如日，天庭饱满，是为“日角龙庭”，生就一团福相。

老夫人向她望来。她含羞带娇地点了点头，喜滋滋上绣楼去了。

一年后，他们成婚了。她生下了昭儿，就是后来有名的“娘子军”首领柴夫人。

又两年，生下一子取名建成，小名毗和尚。

以后李渊作了官，带万、紫、千、红四妾侍奉在外，她有十余年不曾生育。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窦氏足足怀胎十月，梦龙入怀，平安产下一子，生下来就眉清目秀，夫妻俩十分疼爱，乳名唤作慧儿。满四岁那天，一书生来访，一见慧儿，说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龄不及弱冠，便能济世安民。”李渊便给他取名世民。遂教

纷纷乱世归一统，
巍巍英主鉴千秋。

第一回

神驹西来骄帝主 天马行空露峥嵘

古都长安，甲第连云。什么邨公府、蒋公府、杞公府、舒公府、戴公府，尽皆维垣大第，巍峨壮观。尤其是越国公府，装饰得更加富丽堂皇，院中美女如云，昼夜笙歌缭绕。达官贵人，穿梭来往；灯火如昼，灿烂辉煌。距越公府不远，却也有所颇为冷落，不引人注目的府第——唐公府。

这一天，初春时节，春草方生，柳芽初绽，唐公府院中，正有一个犹如春草般鲜活，柳芽般娇嫩的小哥儿在舞双刀。双刀渐舞渐快，慢慢地只见刀光入影卷成一团在滚动，滚动，旁边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少妇看得目不转睛，忍不住赞道：“妙！二弟的刀法大有长进。”

刀光散了，一个年方九岁，长得齿白唇红、眉清目秀、方脸大耳的少年公子双手握刀，亭亭而立，脸不红，气不喘。

少妇走过来，轻怜蜜爱地问道：“刀、剑练过了，累了么？”

“不累。昭姐，我的箭法算得上百步穿杨了么？”

“二弟，做人要谦虚。即使你的箭法超过了姐姐，但强中更有强中手，你能超过父亲么？超得过长孙晟将军么？何况你年小力微，那小弓小箭上不得阵，打不得仗呢。满招损，谦受益，吾弟慎记。”

“是，姐姐。我们练骑马去。练过了骑马，我自己一个人再练射，好么？”

那少妇身边有四个持剑侍女。内中一少女笑道：“二公子练射箭，柳枝儿遭祸殃。郡主你看，那边几株柳树，枝断叶落，可惨了。”

正说话间，涌进来一伙人，纷纷嚷道：“慧哥儿，云定兴将军从东都来京师，带来一个好消息，说皇上要在东都举行比武大会，专比赛马、射箭，夺得第一的，奖一匹什么汗血马呢，我们都去，你也去么？”

“太好了，我当然要去。”

“好，我们一起去。”

内中一个年约十八九岁的青年说道：“慧侄去看看也好，长长见识，看琮舅舅夺个头名，得了汗血马回来，也给你骑上一骑。”说话的叫窦琮，是这小公子的堂舅。

小公子笑道：“不，琮舅舅，我也要去比武。只比赛马、射箭，不比刀枪剑戟，说不定我还要赢了琮舅舅你呢。”

窦琮怒道：“慧儿，你敢瞧不起我？你有多大？还是小孩子呢，根本就不会让你参加。”

“窦大哥，云定兴将军说，我父亲是主赛官，参赛者不限年龄，只要是将门子弟，骑得马，射得箭，都行。只是……”他看看小公子，“只是慧弟也太小了。”说话的叫长孙无忌，是长孙晟将军的二儿子，与小公子交情最好。

“是呀，也太小了。看你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还想跟我争第一呢。”

小公子赌气地说：“我就要参加，我就要争第一。你比我大，有什么了不起！”

这时，一个中年妇人走了出来，叱道：“慧儿对琮舅不可无礼。娘也不准你去！”

从长安至洛阳的驿道上，蹄声得得，骏马萧萧。这几天，一

群又一群的公子哥儿骑着骏马齐向东去，已经不希奇了。但今天却有点特别。原来这一群十来个人中，有几个人颇为引人注目：

当先两骑马，一为火龙驹，马上公子十八九岁，英挺威武。如果另一匹黄骠马超越了他，他便怒瞪双目，扬鞭催马超将过去；黄骠马上是个不到十岁的小哥儿，见火龙驹超越过去，正欲扬鞭催马，却被后面一匹玉花骢上的少妇喝住：“二弟，你再不听话，我就带你回京师去。”小公子无奈，只好苦着脸跟在火龙驹后面了。

这少妇好不俏丽，更显英俊。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个。

很快，小哥儿又兴高采烈了。他昂首挺胸地骑在马上，一边潇洒地甩甩缰，挥挥鞭，一边悠闲地东张张，西望望。正是阳春三月，草长莺飞，野花遍地，百鸟欢歌的季节，真是山笑水笑花儿笑，天美地美人儿美。有人赞美：

“小小年纪，骑术真不错！”

“谁家翁媪，生此宁馨儿！”

火龙驹上的青年公子听见了，“哼”了一声：“什么宁馨儿，花花公子罢了。”

“琮舅，我又怎么得罪你了。”

“我就看不得你这神气。得意洋洋的，招惹得别人赞美你。其实有什么可得意的！”

那少妇说话了：“琮舅，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二弟没惹你，你还是我们的长辈呢。二弟，你也老实点，别学那哗众取宠的样儿。”

一路无话，傍晚来到一处驿站。

他们刚跳下马，驿站中迎出二人。

当先一人，二十五六岁，肤色深黑，两边额角稍微突出，个子较矮，但两只眸子黑白分明，格外澄澈有神，滴溜溜转动，闪

动着的是智慧的光，又似是诡谲的光；是沉毅的光，又似是鹰鹫的光。他叫李密，字玄邃。另一个是马脸，浓眉大眼，鼻子又长又削，身材高大。二人一高一矮，站在一起，对比鲜明。那李密朝少妇身后一白脸郎君叫道：“嗣昌兄，多年不见，叫小弟想得好苦！”

“玄邃弟，听说你在缙氏县从包恺先生求学去了，想是学成归来了么？你是怎么离开东宫的？”他叫柴绍，字嗣昌，乃是那少妇的丈夫。

不等李密答话，那马脸插话了：“嗣昌兄，你和玄邃的长话等会儿再说吧。”转对那少妇：“这位想必就是唐公的长郡主，嗣昌兄的夫人。嫂夫人，小弟刘弘基，其貌不扬，兄弟们都叫我马脸。我们几个都在宫中做过禁卫官，所以是老相识了。小弟做过右勋侍，玄邃曾在东宫和嗣昌兄一起任千牛备身。他们两个，一白一黑两只雄鸡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总得要我这头黑马插进去搅和才能分开呢。两位老兄，你们的话等进了驿站再说吧，别把这么多人都冷落了。”

柴绍笑道：“我就是故意不理你，等着你这头黑叫驴，大马脸大呼小叫呢。”其实刘弘基本来自比三国时东吴的诸葛子瑜，朋友们有时也戏称他为黑叫驴。

刘弘基忽又叫道：“咦！辅机小弟，你也去东都参加比武么？听说你在嗣昌兄与郡主结婚那天晚上要和新娘子睡是么？”

长孙无忌，字辅机，十二岁了，但仍天真未凿。他家世代将门，整天在家练武。他的伯父长孙炽，父亲长孙晟都是禁卫军大将军，隋炀帝杨广于四年前即位，兴建东都，兄弟俩都随驾到了洛阳。西京家中只有无忌和一个年方八岁的妹妹伴着母亲同住。无忌可以说是唐公的大郡主李氏抱大的，一身武艺也是郡主教的。八年前，郡主和柴绍成婚，他总不离郡主左右。此刻，他腴

腆地笑道：“那天闹新房，大哥哥揭昭姐姐的盖头，我看见大哥哥只顾张着嘴，鼓着眼呆呆地望着昭姐不说话，满屋子的人，也都看着昭姐不说话。昭姐呢，低着头看都不看大哥哥一眼，我以为昭姐不喜欢大哥哥，不理他呢。”

“后来呢？”刘弘基问道。

“后来我听见有人小声说：‘新娘子今天真比仙女还美。’‘呀，真是仙女下凡了。’我就叫道：‘真的，昭姐姐的本事比仙女还厉害，长得比仙女还漂亮，新郎官——那时我还不叫他做大哥哥，是后来昭姐姐让我这么叫的。我说，新郎官揭了仙女姐姐的盖头，仙女姐姐不高兴了，新郎官都吓呆了。大家哄地大笑起来。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要笑。’

“傻瓜，你大哥哥是被你的仙女姐姐迷住了。你姐姐不是仙女，是狐狸精呢。”

“胡说！”站在一旁的慧哥儿插嘴了，“我姐姐不是狐狸精。你才是只驴子精呢。”

郡主摸摸慧哥儿的头：“二弟，由他们说去。这位马脸大哥开玩笑呢。以后你叫他马脸大哥，他也不会生气的。他为人可好呢。”

刘弘基说道：“郡主，他就是二公子么？长得真英俊！哎，辅机小弟，你还没说完呢。”

无忌续道：“当时我又叫道：‘你们笑什么？仙女姐姐要发怒了。你们都出去，今晚我和仙女姐姐睡，我和她说话儿，我还要她抱着我睡，让她亲亲我，拍着我，我就会睡得好乖好乖，一直到大天光。’当时有人说：‘你和新娘子睡了，不怕新郎官吃醋么？’我说：‘干吗吃醋？他爱吃，让他去吃好了。我才不爱吃醋呢，味儿酸酸的，一点也不好吃。’谁知这一说，大伙笑得更厉害了。我一看，仙女姐姐揪着肚子也悄悄笑了，笑得眼泪都流出

来了，可又笑不出声来。脸上红红的，真怪。”

李密笑道：“小傻瓜，那是你姐姐忍不住要笑，却又不敢笑出声来，憋得脸都红了呢。”

无忌歪着头问道：“昭姐，你既然喜欢大哥哥，当时又想笑，为什么不放声大笑呢？”

郡主叱道：“别再胡说八道了。谁说我喜欢你大哥哥了？走，让他们嚼舌头去。今晚你和慧弟都和我睡。马三宝将军！”

一个家将装束的魁梧大汉应声而上：“小将在。夫人有何吩咐？”此人后来是唐朝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马三宝，绰号赛金刚。原是礼部尚书柴公收留的一个孤儿，做了柴绍的家僮，曾随柴绍一同求师学艺，因他力大无穷，所以武艺比柴绍高强，遂成了柴氏夫妇的得力家将。

“请你把马匹牵到马厩中去，叮嘱他们好生喂养。走，进驿站去！”

正在这时，又有两骑马带着随从来到。只见无忌欢喜地叫道：“大舅舅来了，云将军也来了。”

原来马上二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大舅父高俭，表字士廉，他是著名的美男子，史书上说他“状貌若画”。他本是北齐宗室，不愿广交朋友，年青时隐居终南山下。直到早几年才应举，中文才甲科，授治礼郎，留守西京。云将军叫云定兴，曾任太府丞、屯尉将军。

当晚，柴绍与李密、刘弘基作长夜谈。

郡主、窦琮等却围着云定兴，听他说比武大会的事。

“这件事说来话长。皇上原定于三月北巡，派我回西京召高大人同行。出发前一日又发生了两件事。令皇上一喜一怒。

“二月初，奉命出使西突厥处罗克汗的崔君肃不辱使命，一开始，处罗极为傲慢。崔公一席话，说得他矍然而起，流涕再

拜，跪受诏书，立即派遣使者随崔君肃入贡，还献上一匹汗血宝马。汗血马产于西域大宛国，日行千里，蹄坚似铁，踏石有痕，汗从前肩膊处渗出，色赤如血，号为天马，极为名贵。皇上大喜。”

窦琮问道：“不是有传闻说，皇上已发誓不再骑马了么？”

“这传说又对又不对。皇上当年为晋王时曾任行军大元帅，总领伐陈事宜，进攻在江南的陈朝，也曾跨骏马，上疆场。先帝开皇九年春，贺若弼、韩擒虎攻下了建康，皇上先派元帅府长史高颍入城处理善后事宜，他则由晋王府记室、高颍之子高德弘陪侍，率大军入城。临近建康，他对高德弘说：‘想那陈叔宝，日日骑在美人身上行乐，孤王却要在这天寒地冻之时骑马征战，真不值得呀。’高德弘说道：‘王爷此番灭了陈国，一统天下，功盖盖天，流芳百世，是盛事，也是乐事，怎么不值得？’皇上冷哼一声道：‘你说值得，孤王问你：你一介书生，随孤王从六合镇桃叶山大本营骑马至此，是苦是乐？’高德弘察颜观色，连忙说道：‘跨骏马虽能建功立业，传名后世，却苦不堪言，浑身酸痛；骑美人虽夜不能寐，却其乐无穷，浑身舒泰，苦乐之间，有如天壤呢。’皇上听了，纵马扬鞭，哈哈大笑：‘诚哉斯言，妙哉斯言！其实，陈叔宝未必不能传名后世，孤王若能为帝，当尽骑天下美人，尽享人间艳福，纵令如陈叔宝一般，丢了江山又有何妨？天下已定，孤王再也不跨马征战了。高爱卿，孤王听说陈叔宝的爱妃张丽华美绝人寰，实在是个堪骑之绝世仙姝。你立即单骑驰报汝父，请他务必留下张丽华，送到孤王营中来，不可有误！’当时宇文述将军、郡主之父唐公李叔德皆在高公身边。高公一听，说道：‘若是一匹骏马，王爷要骑，当即送去；若论张丽华，此亡国之祸水也，万不可留。昔太公望蒙面斩妲己，关公月下杀貂蝉，今日岂可留张丽华！’即命唐公将张丽华斩之于青

溪。高德弘还报，皇上当时说道：‘高颖明知孤王之意而斩丽华，这事做得好。昔人云：无德不报。孤王异日有机会一定报答他。’”后来高颖果然被炀帝杀了，这是后话。

刘弘基说道：“此事我也听家父说过。皇上是说过不再骑马征战，而且还发了誓。不过，他还是喜欢骏马的。”

“皇上如今爱骏马是为了玩乐。他最喜欢让他的妃子穿着薄如蝉翼的轻纱骑在马上飞驰。而他自己，谁也没见他骑过马了。”

刘弘基嚷道：“如此说来，皇上干么要为此马举行比武大会？他怎么舍得把此马让优胜者夺去，而不留给妃子去骑？”

“我也这么想过。但皇上喜获贡书宝马，顿时龙颜大悦。不但喜滋滋地重赏来使，重奖崔公，诏令举行比武大会，而且还要封赏处罗克汗，准备送公主去和亲呢。”

高士廉点头说道：“我知道了，皇上真正爱的还不是马，而是威服四夷的名声。”

“高大人一语破的。皇上当时说道：‘想当年汉武帝为了获取这汗血宝马，特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领精兵六万，不远万里，西征大宛，死了三万余人，耗费资财不可胜计，才夺得汗血马来。为此，他亲制《西极天马之歌》以志其事。如今，崔爱卿鼓如簧之舌，宣天朝之威，顿使强悍的突厥可汗诚惶诚恐，献马归服。爱卿巧舌远胜李广利六万精兵，朕之威德亦远过汉武多矣，真乃可喜可贺。’当时便有虞世基、裴蕴、宇文述、苏威等人跪奏：‘陛下天纵奇才，神明英武，秦皇汉武如何能与陛下相比？何不集天下名驹开个赛马会，让这匹仰赖陛下天威，来到中土的宝马显显奇能，以彰圣德？’皇上点头赞许，但还没有下诏。

“不料接着又有倭国使者携其国王多利思比孤的国书来朝。这倭国，自称为太伯（周代先祖太王的长子，为吴国的祖先）的后裔，又称其国在日边，所以又叫日本国。皇上展读其国书，大